

道可道章第一

常父之道自然而然万物得之以生

不知老氏應運說經垂世立教台

名故以道可道章爲首

道可道非常道

道者自然之理万物之

也通也韓康伯云无

可言也常者父也

有不得其體而知

後用有以行老氏

其體也可道者

二道也今夫仁義

用也人徒知惻隱

心義之端也辭

心智之端也

之一

分裂四

續

中庸

能常如此  
為智可道之不可常如比  
道者也然而仁不可以  
道而後可常介今夫仁  
自莫非道也而而而而  
已而自得得

張元濟 輯

續古逸叢書經

江蘇古籍出版社

##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續古逸叢書·經部/張元濟輯. - 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 2001.9

ISBN 7-80643-500-X

I 續… II .張… III .古籍 - 中國 - 民國 - 叢書  
IV .Z121.6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1)第 065728 號

## 經集目錄

宋本春秋公羊疏	一
殘宋本中庸說	四三
宋槧大字本孟子	六五
宋本爾雅疏	一八九
宋本公是先生七經小傳	二六五
宋本說文解字	二九七
宋本禮部韵略	四三五
宋本新修龍龕手鑒	五五三

春秋公羊疏卷第一

隱公

起序盡元年正月

考諸舊本皆作也字又且於理亦宜然若有作世字者俗誤已行

傳春秋者非一解云孔子至聖却觀無窮知秦無道將必燔萬

漢司空掾解云漢者巴漢之間地名也於秦二世元年諸侯叛秦沛人共立劉季以爲沛公二年八月沛公入秦秦相過高殺二世立二世兄子子嬰冬十月爲漢元年子嬰降二年春正

故春秋之說口授于夏度秦至漢乃著竹帛故說題解云傳我書者公羊高也戴宏序云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其子平平傳與丁地地傳與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其弟子人胡母子都著於竹帛與董仲舒皆見於圖說是也故大夫

項羽尊楚懷王以爲義帝其年二月項羽自立爲西楚霸王天下爲十八國更立沛公爲漢王王巴漢之間四十一縣都於沛下至漢王王年冬十二月乃破項王軍輒六年止月乃稱皇帝至漢王王年冬十二月乃破項王軍輒六年止月乃稱皇帝遂反漢爲天下號若夏殷周既克天下乃取本受命之禮爲天下號云司空者漢二公官名也掾者即其下屬官也者之三府掾是也任城樊何休序解云任城者邵名樊者何名休字邵公其本傳云伏爲人質朴訥口而雅有心

事終不治產業是也又六藝論云治公羊者胡母生董董仲舒弟子贏公贏公弟子眭孟眭孟弟子莊彭祖及顏安樂弟子陰豐劉向王彥故曰傳春秋者非一舊云傳春秋者消本出孔子而傳五家故曰非一本據亂而作解云孔子後得端門之命乃作春秋公取十一則天之數是以不得取之史而取隱公以下故曰据亂而作謂居亂世之史而爲春秋者其中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解云由亂世之史故有非

也解展己意

公羊

序也告者孔子之

公羊

王鄭注云昔古也檀子也然則若對後言之即言前若對今言之即言

小言

我也然則若對後言之即言前若對今言之即言我也其可怪之論者即昭三十年邾婁叔姬妻而春秋善之

何者若其常義則諸侯不得擅滅諸侯不得專封故曰非

也說者疑或解云此說者謂胡母子都董仲舒之後莊彭

之安樂之徒見經傳與奪異於常理故致疑惑

唐違戾者解云此倍讀如反背之背非倍十之倍也言四疑

誰解經理而反背於經即成云逢丑父代齊侯當左豈其

春秋不非而說者非之是背經也任意者春秋有三異辭之言顏

樂以爲從襄子年之後孔子生訖即爲所見之出是任意任意者凡

見者目覩其事心識其理乃可爲見故演孔圖云丈宣成襄所聞

之世也而顏氏分張公而使兩屬是其任意也反傳違戾者宣十六

年六月癸卯有食之案隱三年傳云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

要急務矣祭統云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者謂二王以來也若

大過之時禮於忠信爲津正以子脩春秋祖述堯舜故言此

是也。此言之別日食之道，不過晦朔與二日，即宣十七年言日不言朔者，不廣。解云：說者疑惑，義雖不是，但其形勢已然，故曰其勢雖復論議疑惑未能反其是非，致使詒經任意反傳遠戾。是以何氏之形勢故曰其勢雖復，是其說故曰不得不廣也。說謂頌楚徒引外文，望成之說，故曰不得不廣也。維誤為雖耳。是誰謂師自當猶有不解。解云：此師謂明董之削公羊之傳也。言由莘之徒解義，大是改化，問難遂爾謬說，至於言，比言雖多，猶有解而不解者，故曰猶有不解矣。時如懷嘲解、解、賴安樂等解，且何頤以無為解。解云：公羊經傳本無以周王為天子之義，而公羊傳之徒以周王為天子，故以無為有也。甚可閑笑者，又莊頤之徒以周王為天子，故以無為有也。甚可閑笑者。

援引他經失其句讀。荀子傳之理不同多矣。羣經之義隨口而傳，可笑處多不可勝具，不可勝記也。是以治古學貴文說是也。治古學者，即鄭衆貴達之徒，貴文章工矣。謂之俗儒者，即云能通一經，曰博士，博覽羣書，號曰洪儒。則言乖此籍辭理失，解云：董氏先著《法言》，故漢時謂之古學。公羊漢世乃興，謂之今學。尤計慎作五經異義，至者春秋。公氏說全者春秋，公氏說是也。治古學者，即鄭衆貴達之徒，貴文章工矣。謂之俗儒者，即漢章帝時衛太子也。言緣隙奮筆者，莊頤之徒。說義不具，故使算進，人之爲俗教於世，謂之儒。鄭貴達之徒，謂公羊雖可教授於世，而辭理失，解云：裴徽緣隙奮筆，以爲公羊可奪左氏可興。解云：算進者，其隙漏奮筆而奪之迷，作長義四十條云：公羊理短左氏理長，意亦矣。至使賈逵緣隙奮筆，以爲公羊可奪左氏可興。解云：算進者，其隙漏奮筆而奪之迷，作長義十九條七十事專論公羊，不言之，豈如賈逵作長義四十一條奏御于帝，帝用嘉之。不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隱公第一

何休學

解案舊題云春秋隱公經傳解詁第一公羊何氏則云春秋者一部之標名隱公者魯侯之謚號經傳者雜綱之稱解詁者何所曰目第一無先之辭公羊者傳之別名何氏者邵公之姓也今定本則升全在經傳上退隱公字在解詁之下未知自誰始也又云何休學今傳物志曰何休注公羊云何休學有不解者或荅曰休謙辭受學人師乃宣此義不出於已此言爲允是其義也問曰孔氏以爲魯哀十二年夫子自衛反魯十二年告老遂作春秋至十四年經成不審全之義孔子早晚作春秋乎荅曰公羊以爲哀公十四年獲麟二仲端門之命乃作春秋至九月而止筆春秋公羊具有其文

於公羊上之義以獲麟之後乃作春秋何故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

氣乃喟然而嘆曰是余罪也夫昔西伯拘羑里演易孔子厄陳

也案家語孔子厄於陳蔡之時當哀公六年何言十四年

荅曰孔子厄陳蔡之時始有作春秋之意未正作其正作

後麟之後也故家語云晉文之有霸心起于曹衛越王句踐之

公羊會稽夫陳蔡之間丘之幸也庸知非激憤厲志始於

首是其有意矣問曰若左氏以爲夫子魯哀公十年自衛

至十二年告老見周禮盡在魯魯史法最備故依魯史記

脩之以爲春秋公羊之意據何文作春秋乎荅曰案閔因叙云

昔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

三十國寶書九月經立感精符考異郵說題辭具有一其文以此言

夫子脩春秋桓述堯舜下包文武又爲大漢用之訓世不應專据

魯文堪爲王者之法也故言據百三十國寶書也周史而言寶書

者保也以其可世世傳保以爲戒故名寶書也問曰若然

公羊之義據百三十國寶書以作春秋今經止有五十餘國通戎夷

不勝之屬僅有六十何言百三十國乎荅曰其初求也實得百三十國

中但有極美可以訓世有極惡可以戒俗者取之若不可爲王者皆棄不

錄是故得六十國也問同若言據百三十國寶書以爲春秋何故春秋說云

據周史立新經平

荅曰閔因叙云使子夏等四人求周史記得百

二十國寶書以此豆周爲天子雖諸侯史記亦得名爲周史矣

問曰六藝論云六藝者圖所生也然則春秋者即是六藝也而言

依百三十國史以爲春秋何荅曰元本河出圖洛出書者正欲垂範

於世也王者遂依圖書以行其事史官錄其行事以爲春秋夫子

就史所錄刊而脩之云出圖書且相妨奪也問曰案三統曆春

爲陽中萬物以生秋爲陰中萬物以成故名春秋賈服依此以解春秋

之義不審何氏何名春秋乎荅曰公羊「氏與質服不異亦以爲

欲使人君動作不失中也而春秋說云始於春終於秋故曰春秋者道

春爲生物始而秋爲成物終故云始於春終於秋故曰春秋也而舊

春秋說云哀十四年春西狩獲麟作春秋九月書成以其春作秋成

春秋也者非也何者案莊七年經云星賓如兩傳云不脩春秋曰

小及地尺而復君子脩之曰星賓如兩何比云不脩春秋謂史記也

春秋史記爲春秋以此言之則孔子未脩之時已名春秋何言孔子

春秋成乃名春秋乎問曰春秋據史書而爲之史有左右

史平荅曰六藝論云春秋者國史所記人君動作之事左

爲春秋右史所記爲尚書是以玉藻云動則左史書之言則

史記云其書春秋尚書其存者記文先言左史鄭注先言春

春秋者解疑論云聖人不空生不受命而制作所以斯民覺後生也

左史爲春秋矣云云說左氏自己有成解不能重載夫子所以

春秋者解疑論云聖人不空生不受命而制作所以斯民覺後生也

西狩獲麟知天命去周赤帝方起麟爲周之異漢興之瑞故孔子

曰我欲託諸空言不如載諸行事又開端門之命有制作之狀乃遣

子夏等求周史記得百三十國寶書修爲春秋故孟子云世衰道

微邪說暴行有作日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

秋故史記云春秋之中弑君三千亡國五十三諸侯奔走不得保其

社稷者不可勝數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

春秋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者而不

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以此言之則孔子見時衰政失恐文武

道絕又見麟獲劉氏方與故順天命以制春秋以授之必知孔子制

春秋以授漢者案春秋說云伏羲作八卦丘合而演其文濟而出其

神作春秋以改亂制云丘覽文記屢引古圖推集天變爲漢帝制法陳叙圖錄又云丘水精治法爲水制功又云黑龍生爲赤蛇示象使知命又云經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赤受命倉失權周滅火起薪采得麟以此數文言之春秋爲漢制明矣。問案壯七年星震如雨傳云不脩春秋曰雨星不及地而復君子脩百星震如雨又昭十五年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丁陽傳云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側者曰子勞矣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春秋之信以魯隱公爲受命王黜周爲二王後案長義云名不正則言不順言誘人何以爲法何以全身如此若爲通平。荅曰孝經說云孔子春秋屬商孝經篇參然則其微以之語獨傳子夏子夏傳公羊氏五十五乃至漢胡母生董仲舒推演其文然後世人乃聞之矣孔子卒後三百載何不全身之有又春秋藉位於魯以託王義隠公之爵不進稱王周王之號不退爲公何以爲不正名何以爲不順言乎又奉夫叩而制作何不謙讓之有。問曰春秋說云孔子欲作春秋上得陽豫之卦宋氏云夏房之卦名也孔子何故不用周易占之乎答曰案宋哀十四年傳荅曰春秋何以始乎獲麟知周將亡又見天命有政制作之意故用夏房之易參或章則具龜之辭也不從宋氏之說若然應言陽豫之兆何言乎蓋龜蓍通名故言十矣。問曰何氏注春秋始乎隱公秋上得陽豫之卦宋氏云夏房之卦名也孔子何故不用周易占之乎答曰蓋孔子見兩狩獲麟知周將亡又見天命有政制作之意故用夏房之易參或章則具龜之辭也不從宋氏之說若然應言陽豫之兆以來事可及問問知者猶曰我但記先人所聞辟制作之害古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間異辭何以終乎哀十四年彼注云括哀公未終也則天之數不審孔子何以正于獲麟止筆乎答曰案宋哀十四年傳云春秋何以始乎獲麟者歛見撥亂功成於麟猶堯舜之隆鳳皇來儀故麟於周爲異春秋記以爲瑞明大平以瑞應爲効也絕筆於春不書下三時者起木絕火王制作道備冒授

古曰若論象天數則取十二緣情制服宜爲三世故禮爲父三年爲祖期爲高祖曾祖齊襄三月柩哀錄隱策及昭定已與父時事爲所見之世父宣成襄王父時事謂之所聞之世也隱相莊閔儀曾祖向祖時事謂之所傳聞之世謂治亂之法書大夫之卒文有詳略故日月備于隱如是有罪之見錄不曰卒子得自明有過以見罪益師不日著恩遠之辭問曰鄭氏云九者陽數之極九九八十是人命終矣故孝經援神契云春秋三世以九八士爲限然則隱元年盡僖十八年爲世目僖十九年盡襄十年又爲一世早襄十三年盡哀十四年又爲一世所以不恐八十者見人命參差不可齊之義又頤安樂以襄二十年孔子生後卽爲所見之世顏鄭之說實亦有途而何氏見何文句要以昭定哀爲所見之世宜成襄爲所聞之世隱相莊閔僖爲小傳聞之世乎答曰顏氏以爲襄公二十三年邾婁鼻我來奔云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又昭公二十七年邾婁快來奔傳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二文不異同宜一世若分兩屬理似不又孔子在襄二十年生從生以後理不得謂之所聞也顏氏之意盡於一矣何氏所以不從之者以爲凡言見者目覩其事心識其理乃可以爲見孔子始生未能識別寧得謂之所見乎故春秋說云文宣成襄所聞之世不分疏二十年已後明爲一世矣邾婁快邾婁鼻我雖同有以近書之傳一自是治近外平書一自是治近大平書實不相干涉而僥幸此文乎鄭氏雖依孝經說文取襄十二年之後爲所見之世爾時瓦子未生至得謂之所見乎故不從之問曰孝經說文實有九九八十  
一爲限之言公羊信繙可得不從乎答曰援神契者自是孝經正解橫說義之言更作一理非是正解春秋之物故何氏自依春秋說爲之以解明矣問曰左氏出自丘明便題云左氏公羊穀梁出自卜商故不題曰卜氏傳平答曰左氏傳者丘明親自執筆爲之以說經意其後學者題曰左氏矣且公羊者子夏口授公羊高烏五世相授至漢景帝時公羊壽其弟子胡母生刀著竹帛胡母生題顓師故曰公羊不曰卜氏矣穀梁者亦是著竹帛者題其親師故卜穀梁也問曰春秋說云春秋設三科九章六義我如何

答曰何氏之意以爲三科九百正是。一物若換言之謂之三科。科者取也。

若析而言之謂之九百者意也。言三个科段之内有此九種之意故

何氏作文謐例云三科九百者新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此一科三

言也。又云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二科六百也。又內其國而

若夏內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百也。

問曰案宋氏之注春秋說

三科者一曰張三世。二存三統。三曰外內是三科也。九百者一曰時。二曰

月。三曰日。四曰王。五曰天王。六曰天子。七曰譏。八曰貶。九曰絕。時與日月詳略之旨也。

王與天王天子是錄遠近親疎之旨也。譏與貶絕則輕重之旨也。如

是三科九百聊不相干何故然乎。

答曰春秋之內具斯二種理故宋氏

又有此說賢者擇之。問曰文謐例云此春秋始三科九百七十等六

兩二類之義以矯枉撥亂爲父命品道。端正德之紀也然則三科九百

一義已蒙前說未審五始六輔三類七等之義如何。

答曰案文謐例

文六五始首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是也。十等者州國氏人名守子

及也六輔者公輔天子卿輔大夫輔士輔大夫京師輔君諸夏輔

師是也。二類者人事與災異是也。

問曰春秋說云春秋書有七

陳慎

缺之義如何。

答曰七缺者惠公妃四不正。隱相之禍生是爲夫

道缺也。文姜淫而害夫爲婦之道缺也。大夫無罪而致戮爲君子

缺也。臣而害上爲臣之道缺也。僖五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襄十六

年宋公殺其世子產殘虐枉殺其子是爲父之道缺也。文元年楚世

子商臣弑其君翫襄三十年蔡世子般弑其君固是爲子之道缺也。

桓八年正月己卯葬襄十四年八月乙亥葬襄三十一年夏四月丙午郊不

從乃免牲猶三望郊祀不脩周公之禮缺是爲七缺也矣。

元年春正月

春秋託王於魯以隱公爲受命之王故得稱元年矣。

元年者何

古凡諸侯不得稱元年今隱公爵猶自稱侯而反稱元年故執不知

問注諸據疑問所不知故曰者何。

解云謂諸據有疑理而問

所不知者曰者何即僖五年秋鄭伯逃歸不明之下傳云不問者何

庄云據上言諸侯鄭伯在其中站子疑故執不知問成十五年仲嬰

春秋下傳云仲孫叔孫者何注云仲孫遂後故問之是也。若據彼難

此即或言曷爲或言何哉單言何即下傳云曷爲先言王而後言正月注云據下秋七月天王先言月而後言王公何以不言即位注云據文公言即位也何成乎公之意注云據刺欲救紀而後不能是也而舊解云案春秋上下但言曷爲與何皆有所據故何氏云諸據疑者皆無子故云問所不知故曰者何也者非注以常至始年解云正以相

文宣成襄昭及哀皆云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故曰以常錄即位知君

之始年注君魯侯隱公也解云案春秋說云周五等爵法五精

公之言公公正無私侵之言候候通順兼伺候王命矣伯之言曰明白

于德子者卒恩宣德男者任功立業皆上奉王者之政教禮法統

理國脩身絜行矣今此侯爲魯之正爵公者臣子之私稱故言君

之始年注君魯侯隱公也解云案春秋說云周五等爵法五精

公之言公公正無私侵之言候候通順兼伺候王命矣伯之言曰明白

于德子者卒恩宣德男者任功立業皆上奉王者之政教禮法統





者立而復黜是乃亂道故也然則言閉房者行房之事閉也知

男子六十陽道閉藏者家語云男女六十者不間居間居不禁閉

房明矣言將薨亦如之者謂未滿卒者將薨之時亦令葬公于矣

注諸大夫立隱不起者在春秋前解云公子翬弑隱立桓公遂

立宣公皆取去公子以起見之今此諸大夫廢相立隱亦是不正何

以不作文貶之以見罪正以在春秋前欲明王者受命不追治前事故也

注不戒視成謂之暴解云此堯是何氏以不先生戒比視之而責其

成功為暴矣注是時公子非一解云惡公疑桓不得立以否故

知公子非一注凡者凡上所慮三事解云已若辭立則未知桓將

得立以否是其一慮也假令使桓得立又恐諸大夫不能相幼君是其二

慮也注據賢繆公與大夫解云文十二年經書秦伯陁遂來

歸也

傳云秦無大夫此何以善賢繆公也何賢乎繆公以為能變也注云

而自變悔遂霸西戎改因其能聘中國善而與之使有大夫也自此

善隱能讓何敢不與使得辛故難之注覆且長以得立

文十四年晉人納捷苗于邾婁傳同貴則皆貴矣雖然覆且

上以覆且長故傳與邾婁人立之今此隱亦長何故不宜立乎故

之然則傳言長據覆且傳言賢據繆公而何氏先解繆公者以其

在前故注大成風解云即文四年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五年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是也

## 春秋公羊疏卷第一

## 春秋公羊疏卷第二

起三月盡二年

隱公二

及者何解云欲言沒汲公仍在喪欲言非汲汲是欲文故執不知

問六曷為或言會者即下一年公會齊侯盟于艾之徒是也云或言

即昭七年春暨齊平定十年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

吳其世注我者謂魯也解云此通內外此自然但傳據內言之

故言我謂魯也注欲之者善重惡深解云善重者即此文

公及邾婁儀父盟于昧是也以其汲汲於善事故曰善重也惡深曰

惡深也

注不得已者善輕惡淺解云善輕則暨齊平

是也惡淺者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是也儀父者何

云欲言其君經不書爵欲言其臣而不沒公故執不知問

言公及不詳知為君也解云凡春秋上下公與外大夫盟皆謹不

公故莊二十二年秋七月丙申及齊高侯盟于防傳云公則曷為

公壽與大夫盟也之屬是也今此不沒公故知是君矣其莊九

子齊大夫盟于既之屬不沒公者皆傳分明不煩逆說

解云公及不詳知為君也解云凡春秋上下公與外大夫盟皆謹不

公故莊二十二年秋七月丙申及齊高侯盟于防傳云公則曷為

道非不得復言與公盟者衆矣曷爲獨喪乎此但上傳既無所與文而得褒賞猶自可怪故更據衆難之云託始者言隱公實非受

命之主但欲託之以爲始也

注漸者至之辭

解云言物事之端者

猶言物事之首也言先見之辭者見讀如見其子焉一見也莊公子

闕然之類也云去惡就善曰進者言能去惡就善即是行之進也

注不可造次陷於不義

解云相十五年夏邾婁人牟人葛人來朝

朝相惡人而貶稱人夷狄之也者是其造次陷於不義矣

昧者何解春秋之始弟子未解地明之義故執不知問

注凡書盟者惡之

解云此言與公盟而得褒何言惡者直善其

慕新王之義而得褒豈善其盟乎

注胥命於蒲善近正是也

云即相三年夏齊侯衛侯晉命于蒲傳云胥命者何相命也何言

相命近正也此其爲近正奈何古者不盟結言而退是也

大夫盟例日惡不信也

解云內君與大夫共作外盟之時其書

及惡其不信也即下二年秋八月庚辰公及我盟于唐又八年冬十

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之屬是也

注故爲小信解

妻儀父歸于新王而見褒賞不爲大信者以下七年秋公

妻是其背信也功不足錄但假託以爲善故爲小信解也

信者時柯之盟是也解即莊十三年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曰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是也

注故春秋以臣子書

葬者皆稱公解云謂貧臣子之辭書其葬者悉皆稱公即

信者時柯之盟是也解即莊十三年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曰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是也

注故春秋以臣子書

葬者皆稱公解云謂貧臣子之辭書其葬者悉皆稱公即

信者時柯之盟是也解即莊十三年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曰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是也

注故春秋以臣子書

葬者皆稱公解云謂貧臣子之辭書其葬者悉皆稱公即

信者時柯之盟是也解即莊十三年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曰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是也

注故春秋以臣子書

葬者皆稱公解云謂貧臣子之辭書其葬者悉皆稱公即

信者時柯之盟是也解即莊十三年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於克者大惡之文故執不知問

注加之至之爲

解云訓詁首即不言殺而言克是也所以不直言克者何而并言之者

非直問其變殺爲克并欲問其施于鄙之所爲矣而不合于鄙之

意者欲下乃解爲當國故此處未勞解之弟子以其不答于鄙之

是以下文復云其地何以難之注以弗克納大郤缺之善

紀文十四年秋晉人納接荀于邾婁弗克納傳云其言弗克納何

大其弟克納也是也注据晉侯殺其世子申生不加克以大之者

在僖五年春注明鄭至誅之解云鄭伯爲人君之法當如傳

辭不與其國而已不宜忍戾其母而親殺之其誅之者自是執政

大夫之事注禮公至哭之解云皆出文王世子也其文云公族

罪獄成有司譖公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

彼注云譖之言白也自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

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注云對答也先者君每言宥則答之將更宥

三罪定不復笞走往刑之爲君之恩無已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

一對曰無及也注云罪既正不可宥乃欲赦之重刑殺其類也反命

注已刑殺公素服不舉爲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注云素服於凶

言於吉事爲凶非喪服也君雖不服臣卿大夫死則皮弁錫衰以居住

用事則弁絰於亡焉疑衰同姓則總衰以序之今無服者不往弔也倫謂

親疏之比也素服亦皮弁矣親哭之注云不往弔爲位哭而已君於臣位有

司哭之是也段者何解云欲言其世子母弟無世子母弟之文欲言大夫復目

鄭伯以殺故執不知問注据王殺其弟年夫稱弟者在襄三十年夏

注据齊人殺無知地解云即莊九年春齊人殺無知是也注明當國

者在外乃墮爾解云四年九月衛殺州吁干濮及此皆是也注不當國

者不從討賊辭者主惡以失親親故書之解云若作討賊辭當稱人以討

如齊殺無知然不如此者經本主爲惡鄭伯失親親而書故自鄭伯而

不稱也宰者何解云其言宰與周同疑宰爲官以其名又與宰周公

異復疑其昌故執不知問注周公知宰爲官也解云僖七年夏公會宰周

公羊子莫丘是也。唱者何？解云：繫宰是官，名又卑，稱故執不知問。別何之者以有宰，周人嫌宰爲官。解云：所以不言宰，直者何而別何之者正以周公加宰爲官。而此注又云本嫌宰爲官者，言宰周公宰爲周公身上上官，今相遠，若然上注云以周公加宰，且亦嫌宰爲所之身上官也。不謂二注異宰，即非唱之身上官而繫宰言之者，次七注皆繫吉其是宰下之士故也。
解云：定十四年秋天王使石尚來歸服。石尚亦是士而不以官錄者，言以所繫之官錄之，即此是也。云下士略稱人者，即僖八年春公會王人以下盟于洮是也。
惠公者何？解云：春秋從隱至哀，無惠公歸賈言來，故執不知問。
注生稱父。解云：即下曲禮云：生是也。廣雅云：父者矩也。以法度威嚴於子，言能與子作規矩故。謂死稱考。解云：即下曲禮曰：死曰考。是也。周書謚法大慮行。
爾雅云：考成也。言有大慮行節之度量，堪成以下之法，故謂之。

公羊子考成也。言其德之成也。義亦通於此。注入廟稱補。宋器 即襄十二年左傳曰：同族於廟，是也。舊說云：補字示傍爾言。 而入廟是神示猶自取近子已，故曰祔。仲子者何？解云：下以上不見仲子卒文而得歸賈，故执不知问。其不称謚，即知桓之母也。注仲子至同姓。解云：字者，本国所加。解云：凡春秋之义，妾子为君者，其母得称謚。即文公九年冬秦人来归，信公成风之极是也。今桓未为君，故其母不得称謚，也是以见其不称謚，即知桓之母也。
解云：詩云：駕彼四牡，騶周道。委尾大夫，所乘。書傳云：乘節車兩馬，庶人駕乘四牡，騶周道。委尾大夫，所乘。六龍者，謂陰陽六爻，上十二卦，豈故爲禮制？王度記云：天子駕六龍。諸侯與卿駕四天，駕三以合之。鄭駕云：易經時，天子駕六龍，諸侯與卿駕四天，大夫駕三，以合之。是漢法與古異。夫駕三者，於經無以言者，若是也。然則彼公羊說是漢法，與古異。夫駕三者，於經無以言者，若是也。
是漢法與古異。夫駕三者，於經無以言者，若是也。然則彼公羊說是漢法，與古異。夫駕三者，於經無以言者，若是也。
是漢法與古異。夫駕三者，於經無以言者，若是也。然則彼公羊說是漢法，與古異。夫駕三者，於經無以言者，若是也。
是漢法與古異。夫駕三者，於經無以言者，若是也。然則彼公羊說是漢法，與古異。夫駕三者，於經無以言者，若是也。

死等矣

注据非禮

解云桓公未爲君則其母猶妾故諸侯服之爲非禮

注故傳但言諸侯

解云諸侯之明及事則在春秋之前

故不書云然則諸侯有相賜之道隱以相母成爲夫人告天子諸侯

天子猶來何況諸侯乎故傳舉以言焉

注据歸舍至言來

解云文五年春王使榮叔歸舍且賜是

注比於至云爾

云公羊之例若其奔喪會葬不問來之早晚及事不及事皆烹

矣故文元年春天王使叔服來命葬夏四月葬我君僖公者是其

及葬言來也文五年三月葬我小君成風下乃言王使召伯來會葬注

夫去天子不及事是不及事亦言死矣故元年傳云其言來會葬

何會葬禮也注云但解會葬者明言來者常文不爲早晚施也定

十五年夏邾婁子來奔喪傳云承來奔喪何奔喪非禮也彼

主云但解奔喪者明言來者常文不爲早晚施也以此言之則知奔

不會葬之例不問早晚悉言來矣若其含賜襚及事則不言來

及事則言來是以惠公仲子之葬悉在春秋前至此乃來

而贈

曰此言來何不及事也又注云比於去來爲不及事時以葬事

并乃復施故云爾去來所從爲及事者若已在於內者是也苦

口不及事亦湏言來也故文四年冬十有月壬寅夫人風氏薨五年

仲王使榮叔歸舍且賜彼注云不從含晚言來者本不當含也以此

是足明諸侯古晚須言來矣何者諸侯鄰國禮容有含故也若其

襚也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亦是不及事言來也何氏不注

者以其可知省文故也所以如此作例者以奔喪會葬所以用致予

志必有所費容其事故猶留不以苟責其及時也其古所謂之等

皆是死女所須若其來晚則無及於事故須作文兒且就晚矣

主言之明者起兩頭也

解云以此言之則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

傳言之後者亦起兩極矣

注据及春秋公夫人葬與文也

解云即文九年夏公夫人姜氏會葬于陽穀是也

注月者爲內恩錄者此文爻文五年春正月王使榮叔歸舍且賜皆是

內恩錄之也

注諸侯不月比於王者輕

解云即文九年冬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也

注會葬皆同例

解云若王使人來則書

月爲內恩錄之若諸侯使人來即不月以爲王者爲輕故文五年春

歸僖公成風之襚也

注會葬皆同例

解云若王使人來則書

月爲內恩錄之若諸侯使人來即不月以爲王者爲輕故文五年春

三年王使召伯來會葬文元年三百天王使叔服來會葬皆是也其

諸侯之來會葬不月者春秋之內偶爾無之其葬三十年冬十月

不來會葬定十五年九月滕子來會葬比日書月者彼是諸侯身

來會葬非使人仍自非妙也以此義勢言則鄉解士與諸侯皆是

使人非身自來也而舊云襄三十年月者爲下癸酉葬襄公出之會

不來會葬定十五年月者爲下葬定六月會葬亦不蒙上月者非也

注春秋不正者因以廣是非解云若兵當直言王今不正之而亦

言天者所以廣見是非故也何者若單言正是其正稱今兼亦言天

見其正止父汪稱使者王尊敬諸侯之意也

解云三年傳云君不行使平大夫專卑不敵故也今天子與諸侯

亦尊卑不敵所言使者天子見諸侯既已分職俱南面而治有不純

臣之義故尊傲之如使歸賜故尊敬諸侯之意也

注云不純臣之義解云喪服斬衰章玄爲君諸侯爲天子既言

亦尊卑不敵所言使者天子見諸侯既已分職俱南面而治有不純

臣之義故尊傲之如使歸賜故尊敬諸侯之意也



已絕卒之者爲後齊魯歸其喪有恥故爲內諱使若尚爲

大夫是也注有罪者不曰略之叔孫得臣卒是也

解云五年九月叔孫得臣卒何氏云不曰者知公子遂欲弑君

爲人臣知賊而不言明當誅是有罪而不曰者略之故也

注於所至卒是也解云公子益師無罪而不曰即此是也無駭

河罪而不曰即八年冬十有一月無駭卒是也若然莊二十二年秋

七月癸巳公子牙卒僖十六年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春秋七月甲子公

孫慈卒並是所傳聞之世而得書曰牙卒之下何氏云莊不卒大

夫而卒牙者本以當國將弑若書曰者錄季子之過惡也其季

友之下何氏云一年喪骨肉三人故曰痛之是也注錄大略小者

謂錄大國卒葬小國卒葬並不錄是也注內離會書外離會

書是也解云內離會者即下年春公會戎子潛相元年春

會事大介子垂是也外離會不善者相五年齊侯鄭伯如紀傳云

會此何以書離不言會也何氏云時紀不與會故略言如

公羊二解方所聞之世見治平者升進也稍稍上進而至於太平

主宣十二年秋晉侯會狄於檮函者即此一經而當是三義

公羊二解方所聞之世見治平者升進也稍稍上進而至於太平

有二名故譏之此春秋之制也注所以三世者禮爲父母三年者母雖不斬衰杖屨與斬同故連言之注爲曾祖父母齊衰三年者不言高祖父母者文不備注立愛自親始者即父之義云子曰立愛自親始教人睦也立物自長始教父順也鄭注云親長父兄也睦厚也是注故春秋招哀疏隱上治用爾者即大傳云治祖禰尊尊

也下治子猶視親也孝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之則厚別以仁義人道

竭矣鄭注云治猶正也竭盡也注取法十二公天數備足者治法式

者考諸舊本皆作式字言取十二公者法象天數欲著治民之法

式也若作戒字言著治亂之法著治國之戒矣注諸侯之子稱

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者士妻服傳也注凡書會者惡

也並內務恃外好也者以其非自求多福之義故也

注王者諸侯非朝時不得踰竟注云案曲禮下諸侯相見

物地曰會故定十四年法古者諸侯將朝天子必先會閑隙

之則會冬於禮二會爲惡之非朝時不得踰竟者

會非爲天子而往之故得然解注王者不治夷狄

注云當大行傳聞之世王者草創夷狄有罪

叔姬比非所聞之世而小國得有大夫晝名者曹羈之下傳云曹無

大夫此何以晝冒也莒慶愛之下傳云莒無大夫此何以晝譏兩大夫

越境逆女非禮也然則一譏資故譏列書之兩

注至所見之世

解云富爾之時實非太平但春秋之義若治之太平

著治太平注云富爾之時實非太平但春秋之義若治之太平

著治太平注云富爾之時實非太平但春秋之義若治之太平

著治太平注云富爾之時實非太平但春秋之義若治之太平

著治太平注云富爾之時實非太平但春秋之義若治之太平

著治太平注云富爾之時實非太平但春秋之義若治之太平

著治太平注云富爾之時實非太平但春秋之義若治之太平

著治太平注云富爾之時實非太平但春秋之義若治之太平

著治太平注云富爾之時實非太平但春秋之義若治之太平

著治太平注云富爾之時實非太平但春秋之義若治之太平

著治太平注云富爾之時實非太平但春秋之義若治之太平